



圖／文 | 萬芳高中 王科元

拉勞蘭的味道



坐了將近五個小時的火車回到台北，我抬頭望著寥寥星空，想像我望見的是台東夜空的澄澈，這種想像像是美好的。不覺得有什麼空虛或是悵然若失的情緒，因為這趟旅程，我擁有了不曾渴望亦不曾想像會擁有的種種。握著感動，我嗅到一種熟悉的氣味，屬於新香蘭部落，暖暖的氣味。

煙燻味。我是誰

第一天在拉勞蘭的晚上，撒可努爸爸用小貨車載我們上山，蜿蜒而顛簸的道路讓我開始好奇也有些畏懼，貨車停在山間的小平台，黑暗中只有微微火光，火光照映在撒可努爸爸的臉上，我看見自信的眼神，帶著祥和，好像他很早就認識我們一樣。他說：「現在我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」。

我踏上七里香的葉子，火焰的溫度再次提醒了

我的存在是真實，黑煙燻上來，我試著沉澱心裡複雜的情緒，想著撒可努爸爸說的「用心感受」這件事。大聲地，用會讓別人畏懼的聲音，懷著一些疑問，和一股決心，我說：「我是王——科——元——」。

當下，我哭了，深刻的悸動深深擁著我，炙熱的淚滾動，好像我喚的是那個最初最原本的自己。原來很多時候我們怕的人是自己，甚至常常找不到自己的定位。不敢表達意見，害怕未來，害怕改變。這一喊使我突然發覺，很多事情在這種勇氣下，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我可以面對，並且正視那個最大的敵人。

「這個煙會把我們的味道傳到祖靈的地方，祖靈會下來保護我們」，我驚覺這個氣味對於這裡的人有如此深刻的感受，而原本討厭煙味的我，被煙燻

味包覆著，它濃烈到無法使我忘記它的存在，我的存在。第一次覺得這個味道有一種美好。

蒸熟的小米香。族人們的心繫

在部落我結結實實感受到的溫暖，是「心繫」。不管是青年會的哥哥弟弟，還是早餐店、婦女會的大姊，還是部落裡的vuvu，他們都是一家人，另外還把我們加入為他們的一份子。

「吃飯了沒有？」莫哥吃晚餐前問在廚房的戴堯。當時，我們正拿著吉拿夫（用糯米與小米做成類似粽子的食物）要入口，完全沒有想要幫同伴甚至莫哥拿晚餐，一驚，我們忽略了最基本的關心。在部落這個大家庭，大家會互相為對方著想，相對於我們，常以自我為中心。莫哥與我們的晚餐談話，句句對我們失望語氣中，一種愧疚感刺激了我。

胖虎哥說：「對我們來說，家裡的事是最重要的事，如果有哥哥或弟弟家裡有事，而青年會也有事的時候，我們會一起先幫那個人完成家裡的事情，再去處理青年會的事。」他們就像共同體，關係緊密，每個人對於彼此都是一個強壯的支柱。反思我們似乎只對有血緣的家人才有如此的情感，抑或是連對家人都沒有這樣的心繫？

空氣帶有葉液未乾的腥味。

拉勞蘭，如此熟悉

在拉勞蘭的最後一晚，我們在香蘭舊部落Muligaw野宿，在暖暖營火旁，我們歌唱：一起唱歌的感覺真的很好，我們的距離被拉得好近。看著部落裡的哥哥唱母語歌，他們的表情輕鬆卻不隨便，專心地唱著屬於他們的旋律。像是帶著某種信念，扛起責任，每一個人都在為保護部落盡一份力，每一個人都為擁有原住民的血液為榮。

在唱完歌跳完舞的深夜，原本以為在拉勞蘭的最後一晚就要這樣不捨的結束，沒有想到青年會會長準備了一個儀式讓我們體驗。

「請你們帶著嚴肅的心，去體驗去感受，親近我們的土地，這個多麼熟悉的地方。兩個人一組，只

拿著這個頭燈和樹枝從這個小路進去，尋找我們放的信物，帶回來後再換下一組。」

四周漆黑，我和又甄一組，兩個人緊抓著手，一路上不敢放開，我們從樹上尋找到地下。我們一起祈禱，也一起相信，相信這裡的祖靈會幫助我們尋找到信物。靜謐的林中，只聽見我與同伴起伏不定的呼吸聲，和心臟鼓鼓的震動，我開始想像Muligaw這邊是我熟悉的指南山（我家後山），就像族人熟悉這塊土地一樣，對於他們來說舊部落是他們與祖先的聯繫，更是他們的一部份。當我放下心，仔細感受，我聞到一股土壤腥味，這意外地給我淡淡的親切感。

最後會長要我們每一個人面對一棵相思樹，思考兩件事：「我為什麼在這裡？為什麼是在『新香蘭』？」濃濃深夜裡，我可以感覺我被一股力量擁抱，一開始覺得被抱得無法喘息，但是後來便覺得安心。我為什麼在這裡，或許就是這股力量帶我來的，它帶我來新香蘭，讓我感受「同心」、讓我想「自我認同」，更重要的我看到我的「不足」，它讓我發現更給我機會改善，並且給我一個任務——把這些體認分享給更多人知道。

台東太陽悶悶暖暖的味道。這次離開不是結束，是新的開始。

最後一天，我灑著淚離開新香蘭，「不捨」、「羞愧」、「懊悔」，鹹鹹地摻在淚裡。我哭到盲了，這時感受的刺痛，是滾燙的淚流下，「感謝」和「被愛」以溫度提醒我：這種感覺比難過更重要啊！

會長說：「體驗是反省自己」。我曾經害怕口口聲聲告訴自己：在部落體驗過的事情要努力實踐，但回到台北卻像作了一場夢，不再在意了。後來我發現，曾擁住我的那個力量，原來一直沒有鬆手過。部落給我實實在在的感動已經烙下深深的痕跡，我帶著這樣的感動去體認生命，就這樣，拉勞蘭與我產生了奇妙的連結，這次的離開不是結束，是新的開始，我帶著勇氣，我可以大聲說：「我是王科元，拉勞蘭部落謝謝你。」

圖／文 | 斗六高中 陳意心

快樂，感動，我在新香蘭



我是誰？我為什麼來到這裡？站在高處，朝著部落，我們大聲的喊出自己的名字，重新思考名字的意義。有多久沒有好好的面對自己？有多久沒有傾聽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？此刻，我才發現，原來我對自己是如此的陌生，喊著自己的名，卻感到害怕，害怕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。說來好笑，生活中我們忙著應付課業，忙著面對考試，忙著追求名利，忙到連面對自己的時間都沒有。從陌生到熟悉，從恐懼到坦然，現在的大聲且喜悅喊出自己的名字，沒有半點猶豫，沒有半點退縮，因為我以陳意心為榮。這，就是新香蘭帶給我的第一堂課，讓我重新的認識自己。

新香蘭的海是湛藍的，是乾淨的，就如同那裡的人們，純樸且自然。在他們身上，看見了何謂信

任，他們就像是一個大家庭，年幼的尊重年長的，年長的也照顧年幼的，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。其實我們也是如此，大家彼此幫忙，一同搭起今晚的住處，每個人拉起帆布，用力的舉高再舉高，第一次感覺到人與人是這麼的靠近，心是這麼的沒有距離，接著，我們用繩子將帆布固定在樹枝上，那條繩子不僅僅是將帆布固定，也將我們的心緊緊的凝聚在一起，團結，慢慢的在我們心中萌芽。

手牽著手，我們踩著輕快的步伐；心連著心，我們唱著拉勞蘭的歌曲。營火映照在每個人的臉上，是喜悅，是溫暖，我們並肩而坐，聊著彼此。記得我問阿銳（當地青年），他有什麼夢想？他回答我，他想要中樂透，一個多麼簡單的答案，但我卻認為它背後有許多涵義，他或許是想要「為部落服



務」，又或許是想要完成更多的夢想，但他沒有告訴我們，也許是要讓我們自己去體會和了解。「我要變成童話裡你愛的那個天使，張開雙手，變成翅膀守護你……」熟悉的旋律在耳邊響起，胖虎大聲的唱著童話，其實我覺得，在新香蘭的一切都像是童話故事一樣，他們撐起他們的手，用熱情為我們打造了一個美好的回憶，而那個回憶，將會永遠烙印在我們的心中。

你是否曾經想過，在黑暗中摸索是什麼樣的感覺？是害怕，還是刺激？今晚我們即將體驗那種感覺。兩兩一組，一盞微弱的燈光，一隻保護我們的棍子，我們就這樣出發了。一路上，我緊緊的牽住佳真的手，她就像是人生中陪在我身邊的家人一樣，我知道她不會放手，她能夠給我需要的力量，一路上支持我，陪伴我。而那盞微弱的燈光，就像是茫茫大海中指引船隻的燈塔，為我們照亮了前方的道路，使我們不再感到害怕。我們就這樣，身體雖然被恐懼包圍著，但我告訴自己，不要害怕，因為一切的恐懼都會過去，而等待我的，將會是黎明的光明。我覺得，其實這趟旅程就是人生，路上可能會遭遇許許多多的困難，它們或許會阻礙了前方的道路，但只要你不害怕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一定能夠跨越它們，而現在，我能夠很驕傲的說：「我做到了！」

眺望遠方的大海，是新香蘭的自然；遙望對面的高山，是新香蘭的包容；腳下踩著的土地，是新香蘭的純樸；而燃燒的營火，是新香蘭的熱情與生生不息的生命力！營火雖然熄滅了，但我們心中的那把火，卻永遠不會熄滅！在部落的日子雖然結束了，但所學的、所感動的，卻永遠跟著我們一起生活！

這些日子，我在新香蘭，我很感動也很快樂！

圖／文 | 嘉義女中 郭又甄

這就是Lalauran



1

1.這是我們這幾天住的教會，整棟教會都是藝術品喔！
2.青年會的哥哥們沉浸在唱歌之中（由左到右柏榕、浩維哥、莫哥、阿銳哥、柏仁）。
3.前往呐喊途中所乘坐的車子。
4.Lalauran的頭目。
5.和哥哥們在史博館合影，剛開始莫哥說他們不會去成發，結果後來還是來了，看到他們的時候，眼淚忍不住飄了出來！
6.七里香（對Lalauran而言是很重要的植物）。
7.猜猜這是什麼？答案是聖誕樹！
8.救我們趕小鳥的ina。
9.撒可努的小女兒（他最喜歡用脫衣服這招搶爸爸的鏡頭）



2



3



4



5



6



7



8



9

亦屬斧頭幫幫主管轄，而三不管的哥哥們，則須通過大進階（一種儀式）才可晉級到砍咱階層；砍咱（kanzan），也就是青年會最高的階級。

砍咱又可細分成：大砍、中砍、小砍、菜砍，青年會的會長是從領導階層中經提名投票選出，會長是三年一任，任期內不可結婚，而提名資格是需為青年會領導階層中砍以上！可見得被選上會長是需要經過不少「磨練」的！

家，是青年會、是Lalauran給我的感覺，他們不單單只是一個部落，而是一個大家庭，在這個家裡面，並不會因為大家感情好而隨便，他們彼此尊重且相互幫忙；青年會的成立，並非皆被認同，起初也有些家長反對，但青年會的哥哥們用他們的行為，去證明他們是可以被信任的，是可以讓家人放心的！莫哥曾說：「如果有一個成員家裡有事情，青年會的大家，會先幫他解決，再去處理青年會的事情。」我想這就是他們證明自己的方法吧！

青年會所可以算是部落再現，不可或缺的大功臣！因為有他們和Lalauran其他人的努力，我們才能

看到現在的Lalauran！

感動——常存我心中

在這三天的相處，我發現這個世界竟然還有可以讓人安心的地方！在這裡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；在這裡，每個人都可以被信任；在這裡，每個人都會尊重別人；我在這裡，真的學到好多！不僅僅是信任、尊重、磨練，我得到的，遠比我想像中的多更多！在這裡的哥哥們都叫我們妹妹，起初要開口叫他們哥哥，感覺有點彆扭，怎麼叫也叫不出來，但經過了這三天，我相信，對我而言，他們是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哥哥們！

我的同伴們，我們一定要再來到這裡！我們絕對不可以忘記這段回憶！我們一定要再去Lalauran！再去看看，那年夏天我們用笑聲和淚水交織而成的家！

最後我要在這對所有的哥哥們說：「哥哥，謝謝你們這幾天的照顧，謝謝你們把我們當成你們的妹妹，真的很謝謝你們，我愛你們。」

Lalauran，曾是一個快要消失的部落，十二年前，由幾位排灣族青年，藉由部落長輩的口述歷史，開始找回屬於他們的文化、屬於自己的歷史；一段因緣際會，我來到了一個愛與感動的所在地——Lalauran。

呐喊——喊出自己的名

我是郭又甄。永不會忘記那晚，用盡最後一絲力氣，發自內心，用最真誠的態度，喊出屬於我自己的名！一開始的我只想到要喊的很大聲，大聲到讓撒可努大哥滿意，但當我們全員喊完一次，撒可努大哥卻說：「聲音不是只有大而已，你要讓她、她、她、她、她、她、她、她、她、她、她和她，感受到妳的聲音，貫穿她們的身體」。撒可努大哥要我們用認真、尊重的態度，站穩，重新再喊一次自己的名；這一次，也是第一次，我認真的去看待屬於我自己的名！

青年會所——拉勞蘭青年的第二個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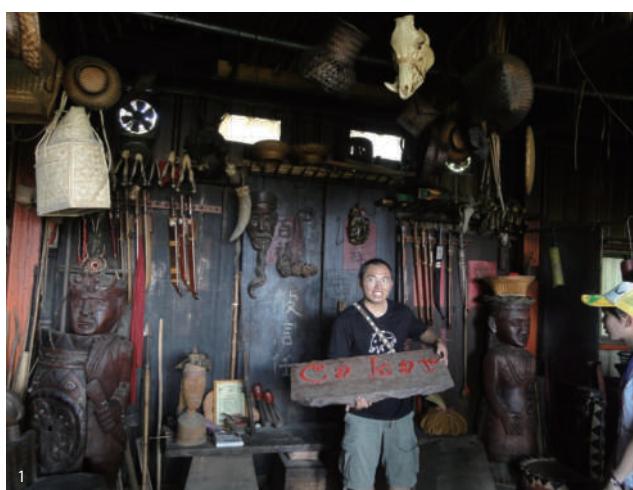
進到部落，我們第一個到達的場所，就是青年會所；最後一天，待最久的地方，也是青年會所。

青年會所，照理說應該是女賓止步的！但由於現在的青年會所只是暫定的，所以才可開放女生進入；還記得第一次踏進青年會所，第一個映入眼簾的，是牆上那幾個大字：「被信任」、「尊重」和「磨練」，這幾個漸漸從世界消失的字眼，在Lalauran，我看到了，在這裡沒有猜忌、沒有懷疑、沒有越界、沒有怠惰……。

青年會大致上分成三種：小刀幫、斧頭幫和砍咱，小刀幫是國小以下的弟弟們；斧頭幫這個名詞早在電影「功夫」前就存在了，並不是看了電影才去取這個名字；斧頭幫又細分成三不管、幫主和幫員：幫主是由高二升高三的哥哥所擔任，年紀約在17、18歲，任期一年；所謂的三不管，年齡約大一大二，是介於斧頭幫和砍咱中間，三不管這個階層

圖／文 | 育成高中 李芊霆

那穿透心靈的拉勞蘭之情



1.莫哥拿著ca kar的木牌和我們介紹會所，而後面牆上寫的「被信任、尊重、磨練」是會所的會訓。
2.三位靦腆而笑的青年，正回答著我們問的問題。
3.大家圍著營火細細地聽著哥哥們的歌聲。

「熱情、溫暖、團隊、信任像一把把無形的箭，直直射入我心，將源自都市的冷酷、無情、自私、爭鬥一個不剩的射了下來。」至少，在這純淨的土地——新香蘭上，我的心也是如此。沿著顛坡蜿蜒的山路，茂盛的樹叢，一個個與我擦肩而過；呼嘯而過的山風，不時輕撫我身，這是一種歡迎我們的方式嗎？一行來自都市的小孩乘著卡車，抱著既害怕又陌生的心情來到一座小山丘……。

先後順序

凡事都有先後順序，起初認為Sakinu大哥將我們置放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丘上，是要和我們介紹環境，結果卻是進行了一場震撼教育。

漆黑夜中，聖火的微光映照在八位女孩嚴肅的面孔，木材轟鳴作響，加上女孩們韻律的呼吸聲，參雜著四周的蟲鳴，形成一種奇妙的融合，在此氣氛下，我們必須一個個站到聖火前，用心、用力將自己名字從心底深處喚向前頭無際的海。我叫……！陌生、害怕、這是我吶喊後第一時間的感觸，為什麼這三個字對我來說如此遙遠？我到底是誰？在腦

中陷入混亂之際，Sakinu大哥再次振奮我們，不要感到畏懼，拋開其他念頭，用你那具穿透力的聲音，自信的告訴世界我是誰。

經時間的沉澱，我踏向聖火，深深吸了口氣，再一次的吶喊，剎那間，彷彿萬物消失於我眼前，只剩下褪去一切赤裸裸的自己，那發自內心的叫喊再次給了我機會，坦承的面對自己——我就是我，毫無疑問的！

吶喊名字，與其說是心靈的解放，不如說是肯定、了解、面對自己，在這之後再以相同的感受，拋去原本無知的都市思想，用最根本赤裸的心去了解香蘭，這才是正確的順序。

純屬歌聲

那一夜，沒有星星，沒有月亮，在漆黑的山中，熊熊的營火是照亮我們唯一的光源，大家席地而坐圍成圈，聚精會神的望向前方，細細地聆聽哥哥們的歌聲，清脆而嘹亮，搭配著最原始的木製吉他，聽起來別有一番風味。簡單的旋律，淺顯易懂的歌詞，正因如此，有些歌詞過於的白話、絲毫不加修



飾，令人聽著聽著，不禁會心一笑，在這裡，平時害羞、靦腆微笑的哥哥們，因為歌唱全都像另一人似的，變的大方又搞笑。

大家歡樂之餘，我們也要來點溫馨的，轉換一下情緒，大家起立圍成圈，雙手握著對方的手，讓圓圈更加紮實，開始唱起香蘭隨處可聞的歌曲。一開始我們唱得七零八落又相當小聲，遠比不上他們整齊一致宏亮的歌聲，但經他們一字一句的念出歌詞，耐心的教會我們。果然雙方的付出是有成果的，再次握起兩旁的手心，感受著對方掌心的熱度「La～La～i～yo a i～」。

這熟悉的歌聲又一次的在新香蘭響起，原本雜亂的步伐，也漸漸的步上軌道，大家的歌聲更優美地迴盪於山谷，此刻，我們的心靈是相通的。

不像流行歌曲那樣，需要熟練的歌唱技巧、真假音的轉換，以及多樣樂器的襯托，剛開始相當吸引人，但時間久了它將會被更新的歌曲所取代；而新香蘭的住民們只須將平常生活中的模式，以最自然最真實的聲音唱出來，那簡單的歌曲便能深深打入人心。一直到現在，雖仍不了解那些歌詞中意思，但那些歌聲及旋律卻在不知不覺中全都跑進我腦裡，在心情煩悶時，再度以最純真、最安撫人心的歌聲環繞腦中。

青年會所

這幾天的行程我們都離不開部落裡凝聚青年們向心力的青年會所，「尊重、磨練、被信任」這是被寫在會所上簡短的三個詞語，卻深深的代表著每位青年的精神，在會所裡依年齡的不同清楚分為不同階層，每個年齡層都有它應負責、去學習的事務，不過雖這樣區分，卻沒有所謂誰尊誰卑，大家互相尊重，吃飯時間哥哥們都會先問弟弟們吃了沒，等

他們都吃了，自己才會開始吃，簡單的小動作，卻散發出無限的溫暖。

究竟是什麼牽絆，將會所裡的青年們緊緊的繫在一起？我想應該就是一個「家」的理念，他們把大家當作家人般，互相以哥哥、弟弟稱呼對方，有福一起分享，有難一起承擔，而會所就如同他們另一個家，在這接受磨練、學習尊重、更在這進一步的認同自己。

在會所的幾天，我發現每位哥哥都相當的熱心、熱情，炎炎的中午時分，捨棄在陰影處乘涼休息，幫我們到外面買便當，甚至附上一杯冰涼的飲料，辛苦的提到會所，看著他們滿頭大汗，臉上卻充滿著笑容，絲毫沒有怨言，真是佩服也謝謝他們！

最後一天的下午自由活動，我們八位女孩相約到青年會所，為了把握最後的機會，向會所的哥哥們請教心中的疑問，藉此更了解新香蘭。其實到了後來，忽然覺得問問題只是我們小小的藉口，但那些問題卻不經意的開啟了我們之間的話匣子，滔滔不絕的聊了起來。當然，在談天說地之餘，我們又更深入的了解他們，在部落青年們的背後，有的是肩負著重大的責任，平時必須上山幫忙家中的種植，長大後還必須找尋工作，提供家裡的經濟，現在想想同年齡的我們在學校努力讀書，吃點苦頭那根本不算什麼，他們的精神，不管是互相尊重，還是那熾熱真誠的心，甚至是那勇於接受挑戰的勇氣，都是我們在短短的幾天中學到看到的。

在新香蘭，不僅擁有動人的景色，更擁有那穿透人們心靈的情感，在會所、在歌唱、甚至在平常生活間，都處處充斥著那份情；在新香蘭，我學到的不僅是如何做人處事，更看到了部落裡每位人們心中散發出的熱情、溫暖、團隊、信任，那些，我將永遠留在心中，並努力擴散給身邊的人們。



圖／文 | 嘉義高商 賴禹茵

啟發自我之旅程——無價

第一首學會的原住民歌曲，直到現在還繚繞在耳。那時候我們手牽著手，繞著營火跳著舞步、口中五音不全地唱著。

我是誰？

沒有路燈、只有營火。我們在熾熱的火光中，向位於山下的部落、位於天上的祖靈們大聲呐喊自己的名字，最基本的自我介紹、最困難的自我面對。

Sakinu大哥要我們呐喊自己的名字，但也要憾動你、我、他的心。因為對於Lalauran來說，名字所存在的意義不單單只是認同自己，也是認同整個家族。呐喊容易但是要憾動別人的心可不容易。緩步站上、深呼吸、捫心自問：你的名字是代表什麼？它除了代表著你，還包括了父母當初給予的愛，與你這十七年來的生命。

呐喊完畢，不管是否憾動了別人，至少我憾動了自己，因為這聲呐喊充滿了我的生命力。

藉由這聲呐喊，開始了我一邊體驗部落生活，一邊檢討自我、改變自我的旅程。

第一次體驗

第一次接觸原住民、第一次做花圈、第一次吃吉拿夫、第一次在夜晚的森林裡行走……太多的第一，讓我難忘。

而最難忘的第一次就是在夜晚的森林行走，其實那是一個儀式。我們以兩人為一小隊，只有一把光線微弱的手電筒。

當我們跨過營火，毫無頭緒地朝黑暗的道路那方走去，會長沒有說目標是什麼，只是要我們沿著那條路直走到底便會知道了。走在長滿草的原始道路上，前方一片黑暗，而手電筒能照射到的範圍頂多只有前方三十到五十公分，當我們身處在黑暗當中，才知道身邊有一個人真的能讓自己放心不少，也才了解同伴的重要。

這時節正是蛇出沒的時候，於是我們分工合作，

一個負責打草驚蛇一個負責看前方路況。我們的手緊緊地握著彼此，給彼此力量與鼓勵。同伴直說我很勇敢，竟然敢不害怕的走向前，她不知道的是：其實我也很害怕，當我處在這樣黑暗又寧靜的環境中，是因為有她陪伴在旁邊，我才能毫無畏懼的向前走。對我來說，這一個儀式是測試勇氣同時也讓我們知道，同伴與互助合作的重要。

相同、差異之處

一直以為原鄉部落是很多茅草屋組成，去了之後才知道整體部落的外觀與我所住的小村莊沒兩樣，只是水泥建築上面還有原住民特有的圖騰文化。

在Lalauran，我看到了與西部鄉下一樣的情況——年輕人力大量外流、傳承問題。很多人都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與工作而離開家鄉；而傳統的節慶、理念、技術，則是因為太繁複或辛苦等種種原因，鮮少有年輕人願意繼承，但是即使如此，在部落裡也是有一群人熱切地為部落服務、為回復部落傳統文化而努力，他們強烈的認同自己，認同自己的血統，他們甚至還背著印有「為部落服務」的背包，喜歡部落的心在此展露無疑。

而兩者不同的地方是：在部落裡大家看到彼此都會熱切招呼；但是在我所住的小村子裡，除了老一輩的人會親切的互問「呷飽未」，鮮少有年輕人願意熱絡地招呼村鄰。

如果以單位的大小來說：西部，以個人為單位；東部，以部落為單位。

在這幾天的部落生活，我深刻體驗到部落裡人與人之間的互信關係，與彼此熱情的互動。

謝謝你們

「不僅是體驗，而是正在改變。」這一趟旅程，除了讓我體驗到原民的文化與生活，也讓我了解到團隊合作的重要——我們必須尊重別人的意見，同時也必須勇於表達自己。

圖／文 | 文華高中 林柔安

拉勞蘭部落

在台東縣太麻里的新香蘭部落，有一群單純樸實又愛唱歌的排灣原住民。和我想像中的不同，這裡沒有什麼茅草屋、石屋，穿著也是很平常的T恤，而且當他們拿出iPhone或iPad時，我還真嚇了一跳——我到底是把原住民想成什麼樣了？不過想想，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，很多事情總是會改變。在時代的變遷下，他們不再只是種植小米，街道上也充斥著許多洋房，即使如此，他們還是從時代的夾縫中竄出，致力於恢復傳統習俗、祭典，並建造青年會所以及新香蘭教堂。

「我們過的是狼的生活，不是熊的生活。」

我們聽過狼群而沒有聽過熊群，那是因為熊是獨居的動物，總是獨來獨往，冬天時自己儲備好食物就自個兒睡去，只顧好自己的事，都不會想去理會其他同伴。就像是都市裡大部分的人，總是很冷漠、很快速的行走，對於週遭事物漠不關心，只想著自己。反觀來看狼是群居性的動物，他們非常的團結、冷靜、聰明、勇敢，總是合作無間的獵捕動物，若是有其中一隻狼受傷，其他的狼就會代替他去獵捕食物，然後將食物帶回來給牠吃。而狼長大後，會留在群內照顧幼狼。這就像是拉勞蘭部落的青年們，總是如此的團結合作，把部落視為自己的一部分，付出自己的時間和心力，認真的為部落服務，同時也照顧比自己幼小的弟弟妹妹們，並聽從長輩們的話。

「沒有人民哪會有頭目，沒有斧頭幫哪會有砍咱幫。」

在部落裡，晚輩會聽從長輩的話，拿到食物總是會先請長輩吃，對於長輩的話也是乖乖的聽從，不會有怨言。這些明明也是平常從小教到大的東西，但曾幾何時，我們已忘了這件事，拿到食物的第一時刻就立即往嘴裡塞，即使長輩希望我們先吃，但問過的禮貌還是要有的。

在部落裡階級越高，權力越大，所背負的責任就

越重，從斧頭幫晉級到砍咱幫，是從所謂的勞動階級變成領導階級，透過進階儀式承受的種種痛楚，咬著牙撐過去，將這些全轉為為部落服務的動力，付出更多的心力，帶領著部落迎向更美好的未來。

青年會所的木板上寫著大大的三個詞：「被信任、尊重、磨練。」這是他們共同的信念。被信任，被相信而敢有所託付。尊重，雙方站在同樣的高度溝通，並且有包容的氣度、接受的胸襟，不拘泥一個局部的框框。磨練，不停的鍛鍊自己。這些都是做人處事的基本道理，經由這個會所、各種的儀式、哥哥們的經驗，把這些道理帶給斧頭幫的弟弟們，就像是這個會所的名字「Ca Kar」解釋為種子或是繩子，哥哥們就像是繩子引領著弟弟們向上爬，或者說弟弟們像是種子，在哥哥們的細心呵護下茁壯，無論是哪種解釋，都能感受到青年會所是凝聚青年們的力量，讓大家有向心力的地方。

部落的哥哥們也很重視家事，若因為家事而無法參加會所的活動時，其他哥哥們會一同幫助他完成，再來處理部落的事。這讓我感受到會所青年們的互相扶持與幫助，而且也不會因為要會所的事情而遺忘了家事，青年會所真的是個很棒的地方！

「你們都是my sister、my daughter。」

走在拉勞蘭的街道上，突然遇見的弟弟妹妹熱情的跟自己打招呼——這是我日常中不曾有過的。面對我這個從未見過的陌生人，還能表現的如此落落大方，就像在跟家人打招呼似的，讓我很意外。或許是我還未習慣吧！部落的大家總是拿起一把吉他，就一展歌喉。一個眼神、一個微笑，我可以感受到他們之間的那種密不可分的關係，即使沒有血緣關係，也像兄弟姐妹一樣彼此互相照顧，拉勞蘭就像是個大家庭。當我們手拉手圍成圈一同跳八步舞時，我可以感受到手心傳達過來的溫度，每個人臉上都漾起笑容，不需要透過言語，不需要任何證明，我們已經是一家人了。